

阿·福·捷·因·柯

底薩河畔



底 薩 河 畔

張 达 三 刘 健 鸣 译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9 •

А. Авдеенко

НАД ТИССО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4年版本譯集

譯者 Б. Игнатъева 編者

底 薩 河 畔

原 著 者 阿 富 捷·因 柯

翻 譯 者 張 達 三 劉 健 鳴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總經售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11/16 字数：155,000

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原新文艺版印125,120)

统一书号：10078·0639

定 价：(八) 0.60 元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描寫蘇聯邊防軍與美國特務機關進行鬥爭的小說。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在烏克蘭的邊境地區。美國特務機關派遣了訓練有素的間諜克拉拉克潛入蘇聯境內，策動武裝暴動，破壞鐵路橋梁。敵人使用了陰險毒辣的手段，謀殺了蘇聯退役班長別洛喀萊，竊取了他的全部證件，為克拉拉克的越境創造了條件。雅沃爾城軍事委員彼洛士尼琴珂少校光憑自己對克拉拉克的好感和一些偽造的文件，就相信了他是自己的戰友別洛喀萊，積極給他介紹工作，無意中為這個老牌特務的活動開了方便之門。但是特務們也碰到了另一種人：邊防軍班長斯莫里亞爾朱克不放过任何可疑的跡象，在克拉拉克的身上找到了破綻。青年火車司機戈以達在同克拉拉克的接觸過程中，把他的一言一行都記載下來，為破獲特務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警惕的年青牧人協助邊防軍人逮捕了逃亡中的克拉拉克。這個故事喚起了生活在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國家的廣大勞動人民必須時刻提高警惕，對胆敢侵犯我們的一切陰險卑鄙的行為，給予堅強有力的反擊。



在一个漆黑的三月的夜晚,大约离天亮还有三小时光景,我们边防军的队伍在喀尔巴阡山的上空,发现了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这架飞机是从西南方,从匈牙利、奥地利那个方向飞来的。它往北飞行了几分钟,在山林地带盘旋了一会,然后折向西方,就不知去向了。

没有过多久,内务部驻雅沃尔城办事处主任卓巴文少校就知道了这件侵犯领空的事情。

卓巴文立刻得出了结论:外国飞机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在这样的夜晚出现在苏联领土的上空,一定还投下了空降特务。

飞机在我国领空连续飞行了七分钟,它往北至少飞了四十公里。到底应当在哪一块地方去搜寻这些空降特务呢?

卓巴文把巨幅的軍用地圖攤開在桌子上，就沉思起來了。稍加思索之後，他的眼光就停留在雅沃尔城附近的山區上面了。毫無疑問，間諜們是看中了這個大城市，因為這裡容易隱藏，而且從這裡沿着鐵路和公路可以通往各地。卓巴文知道得很清楚：潛入我國領土的敵人總想儘快地混進人流中去，好在那裡隱藏起來。

黎明前，可能空降特務的地區已被封鎖。搜查隊巡查了雅沃尔城附近的山林和峽谷。

傍晚，找到了兩個降落傘：一個在稠密的灌木叢裡面，用碎石子遮蓋着；另一個藏在“底薩河上的朝霞”集體農莊遠處草地上的一堆去年收割的干草裡面。

就在這一天，在第五邊防哨所轄地區，在松尼亞士那山上的葡萄園裡，邊防軍拘留了一位自稱“來自莫斯科的農學家”的、來歷不明的人。實際上他是個空降特務。在押回來的路上這間諜想逃跑，結果被打死了。

另外一個特務，儘管經過仔細的搜查，還是沒能在當天晚上和第二天找到。

在廣大的山林峽谷地區，要找到一個訓練有素、善於匿跡的人，真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但是，找到他還是可能的，而且是應當的！間諜總不能永遠躲藏下去，他一定要離開他的藏身處所跑出來的。卓巴文估計這件事情的發生不會遲於明天，因為星期日的早晨，集體農莊莊員們將由各條山路步行或是乘車來到雅沃尔趕場。

卓巴文想到敵人可能從他的藏身處所看到搜查隊的動靜，於是他就佯作解除封鎖：他好像是有意表演給人看似的，

弄得喧囂之声响徹天地，把搜查隊載上汽車，打發他們到下面的窪地里去了。

夜里卓巴文回來之後，就命令自己的人隱秘地把守住好象已經解除了封鎖的地区的一切通路。

拂曉，太陽還沒有出來，韃牛拉着板車，男女庄員們的肩上背着系着麻布帶的柳條籃，沿着大道和小徑走下山來。頭戴黑色帽子、身穿綉着彩色絨毛的羊皮上衣、嘴里銜着熏得發黑的烟斗的矯健的老大爺們和皮膚黝黑、眼睛黑亮、披着白色的翻毛皮襖的老大娘們也不願落在小伙子們的後頭。

這些大大小小的人流在直達雅沃爾的大道上，匯成了一支巨流。卓巴文親自在这里，在要道口的崗棚里守候。

一列載貨的火車緩慢地由底薩河畔的雅沃爾城開來。這時，那胡鬚灰白但有着一對青年人眼睛的值班，便將要道口關上了。在有条紋的攔路杆前面開始聚集了一大群人。卓巴文審視着他們的臉孔。

一對幸福的新婚夫婦，無憂無慮地將手肘倚在攔路杆上，站在这里。這個年青的男子漢，看樣子象維爾赫威那的伐木工人，或者是個強悍的撐筏工人，在他鬚髮的頭上，戴一頂纏着黑帶和插着彩羽的鮮綠色的禮帽。他那細瘦的腰部緊束着一根系有各色各樣銅牌、小釘和一些斜方形、正方形東西的寬腰帶。在他那有力的肩膀上漫不經心地披着一件白色的沒有袖子的軟皮短外套，上面綉着彩色的絨毛，領子旁邊吊着松軟的繃子。亞麻襯衫的前胸綉着絲綫和小珠子。

他的黃髮女伴也同樣裝束華麗。她穿着一條綠色的帶有條紋的粗羊毛織的裙子，和一件櫻桃色緞子的短上衣，戴一個

用古时銀幣做成的項圈，另外还披一件綉着兩道花边的雪白的短外衣。

他們要往哪里去呢？他們干什么去呢？大概是既沒有預定的去處，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目的，只不过是現在在家裏呆不住了，想出來逛逛，炫耀一番自己的幸福，讓那些不嫉妒別人的好心腸的人們來贊賞他們的美丽罢了。

卓巴文的目光离开了这一对年青的維尔郝威那人，立刻就注視着一个翘鼻子的沒有刮臉的年青人，他的臉孔虛腫得很厉害，象凍坏了似的。他穿得很簡朴，甚至有点寒儉：一件旧外衣，顯然是用他父親的衣裳改的；一双穿旧了的皮靴；一頂掉了毛的尖頂皮帽。年青人的背上背着一个新籃子，籃子上面露出一个長着額毛的、紅喙的公鵝的腦袋。这个人只有一点小地方与众不同：他的外衣領子是豎起的。既沒有風，又沒有雨，把衣領豎起來有何用意呢？

“这小伙子真有意思，他常常經過你这兒上市場去嗎？”卓巴文少校問鐵路員工。

“我也是头一回看見他哩！他不是咱們這地方的人：沒有晒过咱們這兒的太陽，也沒有吹过咱們這兒的風，皮膚还那么白晰哩。他的打扮也同咱們這兒的人不一样！”

“什么打扮？”卓巴文感兴趣地問道。

“你瞧他那双皮靴，那件外衣，那頂帽子。咱們這兒的人，住在上河的也好，住在下河的也好，我全都認得出來，在他們中間可就是沒有这么个人。”

卓巴文在口袋里摸着手槍的帶凸紋的槍柄，推开了崗棚的門，來到攔路杆前。

“公民，請把你的證件拿出來！”他小聲地但堅決地說道。

“請看吧！……”

可是這時卓巴文已經不需要看他的身分證了。這個硬從嘴里逼出來的、機械而不自然的、帶外國音調的“請看吧”，已經完全証實了卓巴文沒有認錯人。

在鐵路守護員的崗棚里搜查了這位被捕者。從他的口袋里搜出了一支速射無聲手槍，兩顆手榴彈，一疊扎得很緊的一百盧布的鈔票和一張喀爾巴阡的主要鐵路干綫圖。在籃子里發現了一架小型無線電台和兩盒備用的手槍子彈。在卓巴文把一瓶縫在空降特務襯衫衣領里面的氰化鉀抽出來之後，搜查便結束了。

“你是恐怖分子嗎？”

空降特務心慌地，不同意地搖了搖頭。

“不是的，不是……”停了一會，他又補充道：“我只不過是個破壞分子。”

“只不過……”卓巴文冷笑道：“這也差不了多少。你是一個人來的嗎？”

“是一個人來的，少校先生，讓我全都說出來吧！我的任務是……”

卓巴文打斷了破壞分子的話，說道：“等一會到一個比較合適的地方你再說吧！”

“沒關係，我現在就說。我的任務是……”

卓巴文沒聽破壞分子的話，徑自走到他跟前，使勁地將他那粗布外衣的衣領放了下來，端詳着他那長滿了棕色鬚髮的後腦勺。

“你的衣領干嗎要豎起呢？”

“你們的脖子經常刮淨了的，而我……”

“明白了。這就是說，給你化裝的那些人太粗心大意了。誰給你化的裝？……還是等一會再談這個吧！”

在汽車上空降特務已經不打算反省了，他沒有開口。他雖然很抑郁，但卻不無興趣地窺伺着雅沃尔城的近郊和擠滿人羣的街道。汽車在內務部駐城辦事處的鐵柵欄大門前停了下來。這空降特務又活躍起來了。

“少校先生，請不要忘了我一點也沒有反抗呵。我有手槍，但是沒有用它。”

“難道這也有什麼意義嗎？”卓巴文嚴厲地問道。

“我的天啦，怎麼會沒有意義呢？有意義！有很大的意義！”空降特務满怀信心地說道：“如果我抵抗了，我就會受到某一種懲罰，而現在呢，將是另外一種處分了。不是嗎？”

卓巴文沒理他。

汽車徐徐地開進了鋪着大圓石的寬敞的院子。

“少校先生，”空降特務又嘮叨起來，“我是跑來投誠的。請您相信，還在很久以前，在他們決定派我到这里來的時候，我就想要投誠了。我恨他們，他們剝奪了我的青春……”

卓巴文拉開汽車的後門，做了個手勢，要空降特務下車。

破壞分子機靈地跳下車來，站在隙縫里長着剛發芽的春草的圓石上。他諂媚地望着這位押送他的人，想猜出他還沒有發出來的新命令。同時，他還賊眉賊眼地四處張望，瞅着纏滿了老常春藤的高圍牆和有着大窗戶的兩層樓房。

“這地方你熟悉嗎？”卓巴文笑道。

空降特务肯定地点了点头。

“这儿从前是馬札尔銀行。”他說。

卓巴文走進自己的办公室，打开了小窗戶，脫下斗篷，摘下帽子，用手帕揩干了額上的汗水。

“寬一寬衣裳吧！”他对空降特务这样說道。

而空降特务呢，站在这間大房子中間的地毯边沿上，犹疑不决地不敢往前迈步。

“脫下衣服來，我說，你請坐！”

空降特务坐下了。他那敏銳的耳朵一直都保持着警覺：到底什么时候这位苏联少校才会用命令的口吻，而且还帶着明顯的优越感和輕蔑的神情來和他說話呢？

但卓巴文並沒有开口，他正忙着看文件，好象已經忘記了这个被捕的人还在这里似的。

空降特务胆怯地咳嗽了一声，表示自己还在这里。

“抽烟吧！”卓巴文說着，沒有抬头，遞給他一包香烟。

“少校先生，我現在想說……”

“忙什么呢？特別是你。抽烟吧！”卓巴文說完，又沉默了下來，繼續看他的公文。

空降特务点了点头，还凄楚地笑了一笑，他已經感到这对他簡直是一个諷刺。他貪婪地抽着烟，在椅子上坐立不安。

少校長時間的沉默使空降特务变得有些神經質了。他望着这个一点也不象美國和西德的报章雜誌以及諜报学校的教員所描繪的肅反人員那樣的俄罗斯人，实在無法掩飾住自己的恐懼。破坏分子想从少校的臉上看到那种幸灾樂禍、洋洋得意的神情和那种故意同自己的战利品取乐的願望，但是这

臉孔却和平常一樣的寧靜。

少校有一頭淡黃色的長頭髮，干淨而又柔順，馴服地在他那圓形的大腦袋上朝后腦勺懸曲着。碧藍的眼睛變化無常，令人驚異：時而莊重嚴厲，時而笑容可掬，時而憂心忡忡，時而譏諷逼人。他的動作不很迅速，但卻非常嚴整利落。

卓巴文在猜測間諜的心境。根據各方面的判斷：他既不會閉口不談，也不會直言不諱。他可能坦白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最重要的卻會隱瞞。卓巴文暗自笑道：“耍這種花招的，你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他疊好文件，用一塊沉重的壓板把文件壓住，注視着破壞者的眼睛問道：

“你姓什麼？”

“太魯達，”特務有準備地回答道：“伊凡·巴甫洛維奇·太魯達。出生年月是一九……”

“是太魯達嗎？”卓巴文反問道：“好，就算是它吧……你打算到哪裡去？”

“到基輔去。”

“你什麼時候做的‘整容手術’^①？”卓巴文問道，走到特務身旁，打量他那人工製造的翹鼻子和外科醫生的能手在他的兩頰和下巴上面刻下的麻子。

空降特務閉上了兩眼，好久不吱聲。卓巴文也沒有打擾他。他耐心地等着，準備听取敵人的口供和對付他的新花招。

“是三年以前做的，”特務回答道。

① 這裡的“整容手術”是指給特務化妝的一種辦法。

“为什么呢？是因为雅沃尔有人認識你，才改头换面的嗎？”卓巴文回到桌子跟前，把一叠白紙放在面前，又問道：“你的真實姓名是什麼呢？”

“卡勒尔·格隆查克。”

“暗号呢？”

“米德維支。”^①

“当然，你是受过訓練的羅？”

“我在特別學校畢業。”

“是什麼特別學校呢？你怎么上那里去的？你現在为誰服务？”

格隆查克立刻回答了所有的問題。他談到什麼時候和在什麼情況下他开始为美國諜報机关服务的。原來他生在雅沃尔城附近，是一个拥有大塊葡萄園和果園的地主的兒子。当蘇軍進入外喀尔巴阡的時候，他跟着父親到匈牙利去了。不久，蘇軍兵臨布达佩斯城下，格隆查克又不得不跟着霍尔第分子^②逃得更遠，于是到了德國。後來，他來到美國占領區。在這裡，在慕尼黑他应征入伍了。他被派到一所設立在靜僻的高山之上的療養所里面的學校里學習了。格隆查克住在一間開窗只見蒼天的房子里。和他見面的只有那些教員。飯食由一個不愛說話的婦人送來。有時他被載上一輛遮閉的汽車運送到離療養所幾公里以外地方去呼吸新鮮空氣。這種閑游，往往總是配合練習手槍射擊和攀登懸崖、樹木等同時進行的。

① “米德維支”是“熊”的意思。

② 霍尔第分子——匈牙利法西斯獨裁者霍尔第的信徒。

卓巴文在听格隆查克的供詞的时候，从心里感到嫌惡。他毫不困难地就猜透了那些巧妙的捏造和謊言。

卓巴文始終衷心热爱自己的工作。他热爱自己的工作，是因为这工作要求对人民和对党的高度责任感，要求有培养智慧、毅力和勇敢的创造性的责任感。他热爱自己的工作，还因为在自己的崗位上他每日每时都要同祖國不共戴天之仇的敌人進行斗争。在斗争中贏得勝利。在战胜今天的敌人的同时，又学习了如何战胜明天的敌人。

卓巴文繼續審問，弄清了卡勒尔·格隆查克在这个学校居留的整个時間根本就不曉得还有誰也在这里受訓；但格隆查克曾經感到；同时也猜到、在这座療养所的屋檐底下有着不少和他一样的人，虽然他一次也沒有親眼見到过他們。

普通科受訓完畢以后，格隆查克又开始受鐵路方面的專門訓練，并熟悉山区的地形。不久以后，便有人直截了当地告訴他：將來要派他到外喀尔巴阡去。

格隆查克在学校畢業后就領了錢和一張冒名为車头鉗工太魯达的證件。三月初他被汽車載運到軍用機場，格隆查克就是从那兒飛來的，完成了他生平最后一次飛行。

格隆查克在說到供詞的最后几句话时，他的声音顫抖了，眼淚也夺眶而出。但他立刻用衣袖把眼淚擦干，笑着說道：

“少校先生，您不要以为我是哭給您看的，莫斯科是不相信眼淚的。”

卓巴文把卡勒尔·格隆查克所說的全都記錄下來了：無論是可信的、值得怀疑的或者是明顯的謊言。这些供詞可以留着以后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再仔細研究：选出那些有用的

東西來，而扔掉那些廢話。

卓巴文嚴格地遵循着對任何審訊來說都必須遵循的原則：在審訊敵人時，他決不輕信敵人的話，哪怕這些話乍一聽來仿佛是完全出於真心誠意的。但是他也不把被捕者的供詞看成是想把審訊引入迷途的彰明較著的謊言。誠實的供詞他可以用客觀的材料和確鑿的事實來檢驗。對待這樁案件他也準備這麼辦：他尽可能地反復審查格隆查克的全部供詞。暫時他只在審訊過程的困難途徑上布置一些顯明的指標，他並不打擾格隆查克暴露自己的防禦體系中頑強的和脆弱的地方。這是戰鬥式的偵察。

這次偵察的困難就在於這個敵人裝做毫不抵抗，盡力扮成一只馴服的綿羊和徹底悔悟的人。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只是因為怕報復和想減輕刑罰嗎？而不是在這一切的後面還掩蓋着微妙的計謀嗎？他是不是野狼裝家雀呢？或者完全不是這樣：格隆查克明白了自己的主子毫無人性，因而真的痛恨他們，而不願再做他們手里的工具了呢？

這些問題卓巴文暫時連一個也不能解決。他感到：要弄清事實的真相，還得花費許多精力和時間。

“你被指定到哪些地方去呢？”卓巴文繼續問道：“去破壞哪些目標？”

卡勒爾·格隆查克一一列舉了他要炸毀、損壞和準備破壞的目標。

“這樣大的任務一個人能干得了嗎？”卓巴文問道。

“我不止一個人行動。”特務回答道。

“你太謙虛了，格隆查克，”卓巴文笑道：“你談談誰是你

的助手？”

“沒有，您怎麼說的呢？少校先生，我自己才不過是個助手哩！我敢向您保證。”

辦公室的門打開了，卓巴文看到了站立在門口的邊防軍司令格羅馬達的寬肩的、高大的身材。蘇聯英雄的金星在他寬闊的胸前閃爍發光。

“我冒昧地撞了進來，是因為太想見這位先生了。”白髮蒼蒼的格羅馬達將軍朝特務那邊點了點頭：“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那位先生嗎？”

“是的，將軍同志。”

格羅馬達瞥了特務一眼，以那種和他的年齡頗不相稱的輕快的步伐走向已經站立起來的少校跟前，和他熱情而友好地握手。

卓巴文很早就認識格羅馬達將軍。在戰爭開始以前不久，卓巴文還是個邊防軍普通戰士，那時他在遠東地區的一個部隊里服務，這個部隊的長官正是格羅馬達。由於他第一個捕獲了破壞者而得到了格羅馬達的第一次嘉獎；也正是他——格羅馬達將軍提拔他為中士的。卓巴文升為下級軍官之後，在司令部工作時，天天都在學習格羅馬達同邊境破壞分子進行複雜而艱巨的鬥爭本領。後來，戰爭爆發了，他在軍事學院學習，此後，就在雅沃爾城擔任了獨立的工作。

“他談了些什么有趣的事呢？”格羅馬達又一次，但現在是更仔細地看了看卡勒爾·格隆查克，以致卡勒爾立刻跳下椅子，直垂雙手地站了起來。“請坐！”

格隆查克坐下了。

卓巴文把一疊寫滿小字的記錄遞給將軍。格羅馬達取出了一付角質框子的眼鏡，靜靜地讀完了特務的供詞。有几頁他还讀了兩遍。

“現在繼續審問吧，”將軍一面說着，一面摘下了眼鏡，轉身問格隆查克道：“送您上這兒來的那架飛機是單人座位的嗎？”

“不是的，將軍老爺，是多人座位的運輸機：新型的‘道格拉斯’號。”

“坐這架多人座位飛機來的只你一個人嗎？”

格隆查克不說話了。將軍和少校靜靜地等待着回答：一個把烟斗上滿了烟草，另一個在紙上划着什麼。格隆查克看到這兩個人的臉上都帶着諷刺的微笑。

“還有幾個同伴。”格隆查克說道。

“幾個？”將軍擦燃了一根火柴，但並沒有點燃烟斗。

“只有兩個。”

“全是男的嗎？”

“是的。”

“你從前認識他們嗎？”

“不認識，我第一次見着他們。”

“他們是什麼樣兒的人呢？”

格隆查克細致地描繪了同行者的外貌。看樣子，其中一個就是在被捕的時候被打死的“莫斯科農學家”；而另一個人的特點還沒弄清楚。將軍現在正打算把這一點弄明白。

“你的第一個同伴，有一張假造的農學院科學家的證件，名叫彼得·伊凡諾維奇·加明涅夫，對嗎？”

格隆查克默默地點了點頭，人造的麻斑在他那蒼白的臉